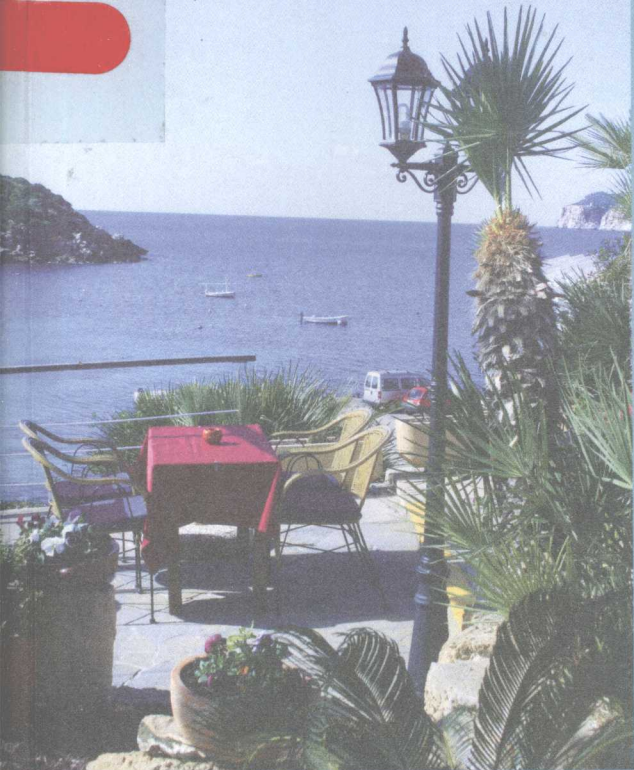


Manana Manana
**One Mallorcan
Summer**

Peter Kerr



[英] 彼得·凯尔 著 李宇华 译

马约卡之夏

明日复明日

Manana Manana
**One Mallorcan
Summer**

I561.65/8

:3

2008

[英] 彼得·凯尔 著 李宇华 译

马约卡之夏

明日复明日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约卡之夏：明日复明日 / (英) 凯尔著；李宇华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
ISBN 978-7-108-02865-5

I. 马… II. ①凯…②李…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
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3736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326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8.75

字 数 166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跟随我来这个宁静之岛，那里男人从不匆忙，女人永不衰老；那里的美景再怎样形容也不过分；那里终日阳光灿烂，就连月亮也是缓缓升起，迟迟移动。

——摘自圣地亚哥·鲁西诺尔所作《L'illa de la Calma》（安东尼·洛佩兹，巴塞罗那，1913）

目 录

1. 小公鸡与牡蛎	1
2. 发人深省的树林	31
3. 与魔鬼共餐	54
4. 高贵的小偷	88
5. 异乡最后的探戈	114
6. 残酷的怜悯	133
7. 贝蒲的困境	157
8. 龙穴里的意外	170
9. 布袋里的猪——不是开玩笑	198
10. 眼下之事	221
11. 夏日时光——火辣生活	242
后记 明天见!	266

1. 小公鸡与牡蛎

佛朗哥将军一定是得了失眠症，或者是感觉到了春天的来临。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只起了个独裁者名字、又飞扬跋扈的小公鸡突然决意要扯着嗓子大声啼叫宣布黎明的到来……我确实听到了啼鸣。

就这样，这位长着羽毛的将军结束了这个“市长府邸”（Ca's Mayoral）农庄冬季里最珍贵的宝藏——漫长、宁静、令人沉睡的夜晚。我们的小农庄隐匿于芬芳四溢的柑橘、柠檬和许多奇异树木的环绕中，正位于马约卡岛西南部高耸的特拉蒙塔那山脚下郁郁葱葱的偏僻山谷中。这只傲慢的小公鸡主宰了邻居老太太玛丽亚·布扎的农舍，很明显，它是决心只要自己醒着，整个山谷里所有的生物也都得保持清醒。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的新生活好不容易看起来与这个地方合拍的时候。

其实，为了配合马约卡当地人那种缓慢的生活节奏，非得养成“慢慢来”的心态不可，这对于我们这家刚刚搬来、想要融入本地生活的人来说，并非易事。不过，这种海岛式的生活是那么

悠闲，西班牙式的风格是那么不慌不忙，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扎根在一个称得上是“明日山谷”的地方。我们爱这里！

不得不承认，因为习惯了家乡苏格兰高度机械化的耕作方式，突然来到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小果园，要适应这里主要靠人力的劳作方式，我们还真是吃了一惊。不过，现在我们也渐渐适应了，就像本地人所说的，一步一步来。天晓得，这是唯一的办法。而且，我们一度决心不屈不挠地用西班牙语跟当地淳朴的新邻居们沟通，这也一定让我们的邻居们在他们自己私下的谈话中，对我们这个想在这个与世隔绝、人际关系密切的社区里工作和生活的外来家庭所闹的笑话大笑不已。不过，跟我们面对面谈话的时候，他们却显得很礼貌和有耐心。

我的太太艾莉常常会忽略他们语言中非常细微但却非常重要的特质，即使如此，他们多数时候还是会对她很礼貌，偶尔有什么错也会假装没有注意到。例如，艾莉有个习惯，就是忽略西班牙文字母 n 的发音通常要加上 y 的尾音，这个毛病有一次几乎让她惹上麻烦。

那是一月初，艾莉在新春假期后第一次在附近的市集镇安德拉特逛街，她一边大量采购着家里快吃完的食物，一边愉悦地用自己演练纯熟的新春问候语向每个店主问好。可是当她从一家鱼贩那里呆了一会儿回到车上时，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看起来有点不高兴”，我问道，“怎么了？”

“都是那个卖鱼的，”她重重地摔上车门，嗓门很大地回答，

“他态度有问题，就这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说？市集日我曾经跟他在隔壁的酒吧聊过几次，他看起来不错啊。”

“嗯，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直到我出门时跟他说了句‘新年快乐’，就不对头了。”

“哦？”

“对啊，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难看，而且旁边排队的女人们也都开始窃笑不已。”艾莉义愤填膺地哼了一声，“没错儿，我虽然听不懂他对我吼什么，但是显然不是什么‘祝你愉快’之类的话，这点我肯定。”

“哦，那我猜你是用西班牙语祝他新年好的，对吧？”

“当然了，Feliz Año Nuevo，还会是什么别的？”

我揉揉鼻子，试图隐藏嘴角得意的笑容。“明白了，那么你说的是‘阿诺’(ano)，而不是‘阿尤’(anyo)。”

“当然啦，怎么了？”

“因为这个可怜的家伙刚刚在医院里动了痔疮手术，难怪他听了很不高兴呢。”

艾莉皱了皱眉：“可是为什么他动过手术就那么听不得别人祝他新年快乐呢？”

“因为你说的是‘ano’而不是‘anyo’。”

“那又怎样呢？”

“所以其实你说的并不是祝他新年快乐，就是这样。”

“我说的不是?”

“对啊，你其实说的是，”我笑得语句断断续续，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祝你混蛋快乐”。

现在轮到艾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了。

毫无疑问，这种语言上的笑话我们一定闹过很多，有些可能我们自己根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意料中的。不过就算有时候我们说了什么冒犯的话，几乎没有一个本地村民有过任何不礼貌的反应——当然可怜的鱼贩是个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至少尝试了，这个事实看起来也可以被当地人谅解。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毕竟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让那个荒芜的小农场至少能够稍稍恢复它昔日沐浴在阳光下的体面样子，所以只要我们的学习曲线保持稳定，我们就很知足啦，甚至因为山谷里新邻居们明显的接纳而觉得很振奋。

然而现在弗朗哥将军却破坏了一切。一连三个晚上，它不断地打扰了我们迫切需要的甜美梦乡。好吧，并不是我从小到大没听过公鸡早上报晓似的，但是重峦叠嶂、岩壁陡峭的马约卡山脉似乎把如此平常的乡村声音放大到了刺激神经的程度。更糟糕的是，弗朗哥将军根本不擅长打鸣。它大清早的努力听起来更像正在变声的瑞士民谣歌手发出的颤音，而不像是公鸡君王豪迈的啼鸣。

小个子将军又扯着它的破锣嗓子，吹了一次跑调的起床号。“老天，这只头脑不清楚的鸡崽子到底怎么了？”我嘟囔着，在一片昏暗中眯着眼看床头的钟，“该死的，还不到五点呢！它居然一天比一天起得早了！”

艾莉把身体蜷得像个胎儿似的，拉了拉被子一角盖住自己的耳朵，“闭上嘴再回去睡觉，”她喃喃地说道，“现在还是半夜呢。”

“这还用得着你么！”

我太太有种气人的天赋，只要不是八级地震，就能安然酣睡，显然这种天赋也遗传给了我们的两个儿子——十八岁的森迪和十二岁的查理——我能听到他们震天响的呼噜声透过古老农庄厚实的墙壁传了过来。

小个子将军响亮的起床号再度从巷子另一端的小农庄的院子传来，这次它的清晨礼赞得到四面八方各个领地公鸡们的回应，群鸡扯着嗓子，挥舞着翅膀，各自在其领地上加入了这新一天即将开始的庆典。蹒跚的母鸡则在长满松树的斜坡上的小农庄里四处追逐，惊醒了原本沉寂的群山。

连艾莉也打起鼾来。

我躺在那儿，茫然地盯着天花板上昏暗的虚空，希望自己能再入睡。这时附近橘子园中刚刚睡醒的小鸟也开始了鸣唱，婉转的啼鸣声兴奋得犹如《兔子大哥》（Award Children Books 出版的童书系列里的主角，2006 年被拍为热门儿童电影——译者注）

合唱曲《zip-A-Dee-Doo-Dah》的试听会。妻儿香甜的鼾声仍然此起彼伏。我仿佛是这个山谷里唯一清醒的孤独灵魂，忧郁地躺在那里倾听范·温格尔母子合唱团（Mrs Van Winkle & Sons）在一个漆黑如梦魇的鸟舍里酣唱得快乐似神仙。

接着，邻居老贝蒲家的狗派勒在旁边巷子里杂乱不堪的小农舍里吠了一声，紧接着又吠了一声，有点像挨了打后的哀号，毫无疑问，一定是因为熟睡中的主人适时在它关节上踢了一脚——于是一切又恢复宁静。但是不良后果已经造成了。派勒成功地把山谷里整个犬科居民都推上了舞台中心，他们互相传染似的一通乱吠。每一只拴着的狗都忠心耿耿，想要吓跑他们想象中那些潜伏在农庄四周黑暗丛林里的无数野狼、强盗和妖魔鬼怪。

派勒，干得好！它瞬间就把一场小小的骚动演变成了一场大混乱。大自然宁静行事的列车忽然出了轨。

艾莉和我们的两个儿子仍然打着鼾，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我失望地叹了口气。“唉，如果你拿它们没办法，”我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不情愿地拖着身体离开床铺穿上衣服，“不如就去散个步。”

外面，清晨微微湿润的空气中还飘散着地中海夜晚的麝香味道。从敞开的门廊横梁下看出去，农庄前方，景色美如梦境。微弱的光线下影影绰绰地能看见最近的田野上静立着古老的杏树

林，树木弯曲的黑色枝干伸入湖面晨雾的薄纱中，宛若忧伤静默的灵魂扭曲的手臂和蜘蛛般的手指。

我抖抖索索地把外套领子拉到耳际，梦游似的向前方还在熟睡的果园慢慢走去。在眼前开阔的天地里，那些醒来的动物所发出的吠叫及各种声音和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事实上已经渐渐地不再那么令人抓狂。最后，我发现自己站在田野最远处角落的石砌水井旁边。我转过身，向我们的房子望去，越过果园梯田的斜坡，随着朦胧夜色的逐渐消失，赭红色瓦片的屋顶已经隐约可见，百叶窗依旧紧闭以抗拒行将逝去的夜色的侵袭。此时，一切悄然无声。整个山谷似乎被一种完全的静止笼罩了，灰影般的肃静将黎明前这奇妙的一刻封存。

南风轻轻吹过果树林，飘送着芬芳的气息，从长满野生桃金娘和麝香草的绿色山丘缓缓绵延到海岸线，这带有非洲气息的温暖香味，让我不禁想象躺在黑暗中的神秘非洲大陆，就在越过地平线的地中海另一边。我不再羡慕艾莉和儿子们不受打扰的沉睡。佛朗哥将军其实是帮了我。

我的视线被高耸的加拉法山峰峦吸引，高高的山峰上方，一颗孤星还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嶙峋的山峰剪影此时正散发着光芒。此刻的马约卡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它正从无限宁静肃穆中渐渐苏醒。而我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一天的诞生，也是一个新的季节的开始。

春天忽然到了，它降临的征兆随处可见。绿叶红花正在我周

围热热闹闹地绽放着。不远处，在一株松树突出的树干上，一只雄雀正对着一颗默许的松果练习它少年生嫩的交配技巧；在古老溪边的泥砖护墙边，一头发情的公豪猪充满了近视的热情，正颤抖地狂嗅着一根毫无反应的倒放扫把。没错，的确是春天了！

我不知道自己靠着井边的矮墙在那儿站了多久，我的感官愉快地感受着黎明时分万物生机勃勃的微妙魅力。在我动身漫步走向自己的房子时，温暖的阳光已经洒满整个山谷，透过橘子林茂密的绿叶洒向大地，果树的花香四溢，蜜蜂也开始嗡嗡歌唱。

“蜜蜂是果树的爱神丘比特，”一次，老玛丽亚在我们刚刚搬进山谷不久告诉我，“要是没有它们，果树之间爱的行动，诞生果实的结婚仪式就不会发生。”

我记得当时对她这种诗意的描述感觉很奇怪，因为多数人对大自然运作的细节，即使不全然视作理所当然，也只是接受而已。

“你需要个蜂窝。”当我还愣在那里咀嚼着这浪漫的话出自我们淳朴的邻居之口的时候，老玛丽亚又加了一句。

她已经告诉过我，我需要一头猪、几只母鸡还有一头驴子。虽然有点儿不情愿，不过猪和母鸡的确已经加进我们的购物清单。至于驴子，尽管老玛丽亚很惊讶，也绝不能让它代替我正规农场里拖拉机的地位。我心里暗想，也许蜂窝这个主意也可以像驴子一样，一起锁在怪点子的百宝箱里。天晓得，要了解地中海

沿岸水果的生长已经够我头大的了，没必要再用古代养蜂技术这种神秘玩意儿来加重我脑袋的负荷。绝不，我家果树的爱情只好靠别人家里长翅膀的丘比特来射箭了。

不过，听着它们在果树花间嗡嗡乱飞的感觉很好，心里很欣慰地想它们的忙碌无非是为了散播种子，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明年的收成。蜜蜂显然很喜欢这样的安排，而它们的主人（如果真有的话）也可以指望从别人树上免费采集到柑橘花蜜。这真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我一边漫步回家，一边咀嚼着这个想法。

虽然才七点，机械耕作的声音已经开始在山谷里到处回响——这也是春天来临、气候回暖的另一个征兆。这个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很快就会进入炎热的夏天，到了那个时候，农庄的工作就必须在相对凉爽的清晨、傍晚和夜晚来进行了。

从巷子前往村庄的方向，我能听到送面包的雪铁龙 2CV（我们称为“面包人胡安”的面包车）嘎嘎响了两声，开始今天的送货了。一部轻便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声音，便是村里某个农夫正从家里出发，踏上前往山谷上方农场的路了。毫无疑问，他一定已经和几个朋友在村子酒吧里喝了几杯白兰地咖啡，吃过了早餐。当他飞速驶过隔壁农庄门口时，还和老贝蒲打了个招呼：“嗨，贝蒲！”虽然隔着与“市长府邸”交接的古老围墙，老贝蒲大声呵斥狗的粗话声和一连串叮叮当当的铃声告诉我，他已经赶着他的小羊群，往长满杂草的一处“牧草地”出发了——他享有那块地的放牧权。

远处田野上的树林中，看不见的拖拉机单调的嘎嘎声也开始响起来了。

黎明终于破晓了。

我走进厨房时，艾莉和两个儿子正背对着我。艾莉在炉子旁煮咖啡，男孩们坐在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培根和煎蛋，从他们的吃相看来，这些食物名不虚传，都是老玛丽亚这个好邻居送来的礼物，来自无花果喂大的猪和果园里放养的母鸡。

“早上好，爸爸。是不是又去睡了回笼觉？”森迪从早晨的大餐上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问道，“想不到你还需要补觉，整个晚上都能听见你房间里传来的呼噜声。”

“对呀，”查理一面不停地狼吞虎咽，一面表示同意，“真受不了，声音大得我都没法合眼。”

我什么都没说，站在那里，微微点头，等着听艾莉绝对少不了的结论。

“孩子们说得没错，亲爱的！”她终于出声附和了，在她转身把咖啡递给我的时候，眼神里居然没有一丝悔意。“你知道，你真该去看看医生了。”

今天周三，是安德拉特镇的市集日。

森迪自愿做今天早上的“毛头司机”——这是他的用词，开十七里左右的车，送他弟弟去上学，沿路还要接三个比他弟弟还小的孩子。不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伺候四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这

也是十八岁“成熟”的他用来形容小乘客的词——而是他不惜做任何事来逃避每天驾着我们的小巴比耶里（Barbieri）拖拉机在田野上干活。跟他早已习惯驾驶的马力十足的野兽相比，他有点残酷地把我们这部不够好看的柴油机视为一头装了马达的驴子……只是没上鞍而已。说实话，这也很接近事实：一只很小的两轮工作马，你必须跟在它后面走，就像跟着头驴子一样，只是缰绳被手把取代了。然而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遍布树林、工作空间局促的小田野上，还是这种不够帅的机器比较理想。除此之外，就像我们另一位年长睿智的邻居琼米在最初怂恿我买这种拖拉机时所说的那样：“老彼得，这可跟骡子不一样，毕竟，它不会在你的靴子上大便。”

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够好了，但对森迪却完全不管用。让他跟在米老鼠般的小玩意儿后面，亦步亦趋地在田野上跋涉，这种形象显然很难打动他的心。至少他是这么暗示的……

总而言之，两个儿子开走了我们比较舒服的“家庭号”福特嘉年华，艾莉和我则把“农场号”潘达的后座放倒，堆放已经满到车顶的柑橘篓，这是杰罗尼默先生今天要的货——他并非像查理最初想的那样，是位印第安阿帕契酋长的化身，只不过是佩瓜拉海岸线上和气的蔬果批发商罢了。

“有两部车真方便。”艾莉表现出苦行者的乐观，设法在调到最窄的潘达前座中让自己坐得舒服些。塑胶柑橘篓重重地压着她的后脑勺，而从寇马村驶往安德拉特的弯路上，每当我刹车的时

候，总会有几颗不安分的瓦伦西亚柑橘突然飞出来，掉在她的腿上。

“嗯，要是拿得到车子证件，我就更高兴了。”我一面截获了一个落在仪表盘的柑橘，一面喃喃地说。我回想起当初雅克·伯恩斯点着头指向他那位在岛上某处的二手车掙客朋友，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没问题。

“老滑头，恩里克这个人！”雅克向我们亲昵地眨着眼说，“你看，跟大租车公司再也做不到更好的生意了。一年车龄、出厂不久、低里程数，每周都有保养，只要新车一半的价钱。简直是奇迹，转瞬即逝的机会，老兄！”又眨了一次眼，好像我们是死党似的。“这就叫做关系，懂我的意思吗？关系——不瞒你说，这就是这个岛的生存之道。”

尽管如此，整整三个月过去了，虽然我们听了雅克的劝告，变成了出厂不久、低里程数的嘉年华和潘达的骄傲车主，还略有不安，因为车子的证件却始终没有办下来。

“没问题！”恩里克口口声声地向我保证，一只手在我背上猛拍了一阵让我放心，另一只手则把我兴奋提出来的一沓钞票塞进胸前口袋里，“换作是我，我就不会拿这种没有汽车证件之类的事情让自己烦心，老兄，这里是西班牙，办理这种事情，需要时间。”他歪着头，耸起肩膀，一边嘴角上扬，露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表情。“朋友，你也知道这种大汽车公司是怎么回事，他们会让自己惹上官司吗？”我应该放轻松冷静一点儿。证件要不了多